

《吴祖光戏剧集》共收入吴祖光剧作7种:《正气歌》《捉鬼传》《牛郎织女》(诗剧版)、《林冲夜奔》《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少年游》。作为一套丛书,它是陆陆续续出版的。唐弢先生所藏甚为完整、齐全:按以上次序,每册标价分别为(单位:元):2、1.6、1.8、12、2、1.3、2;出版时间除《正气歌》《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未标注外,其他分别为:1947.8、1947.4、1947.9、1945.12、1946.6;白色封面,装帧简洁,绘有边框——题名、“吴祖光戏剧集之一”、“开明书店印行”分列其上;初版与再版本皆未标注首印数。1949年10月以前,该丛书再版过,装帧有变化:棕色饰边,黄色铺底,中间留白——上有丛书名、题名、作者名。

—

《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戏剧文学经典。这是一部包含序幕、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尾声的五幕话剧。该剧初刊于《戏剧月报》第1卷第1、2期(1943年1月、2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于1944年4月,至1946年4月出第四版,1949年1月出第六版。彭林祥说,该剧的单行本有三个初版本:即开明书店版、重庆新联出版公司1944年10月版、重庆开明书店1945年9月版(见陈子善主编:《中国现代编年史——以广告为中心 1937—1949》,北京大学2013年版,第361页)。笔者未见重庆新联的初版本,但从初刊本到开明初版本,也许“为了回应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听取章莹和华君武的两篇文章的意见”(见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1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对初刊本的文字还是作了很大修改,据金宏宇先生考证,其修改达700余处,涉及剧作的舞台说明、台词以及台词提示,故事的时间、地点,剧作的结构、人物和剧情,而最大的修改莫过于尾声——几乎根本性地改变了原作风貌。该剧修改情况已有多位学者给予关注、研究,可重点参考《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八章的论述。限于篇幅,异文考究在此略过。不过,颇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最后收入《吴祖光剧作选》的不是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也不完全是1957年人文社的重排本,而是以1957年本为基础,又对个别地方进行修改后的微改本。这说明,《风雪夜归人》的定本一直到1981年才确定下来。

《牛郎织女》分话剧版和诗剧版两种。话剧版由启文印刷局初版于1943年,共四幕,采用土纸印刷,虽纸张柔韧,但着墨不均,字形透背,封面为人物画:织女在上,牛郎在下,后者拽着前者的长披纱,似相伴而翔状。戏剧集收入的为诗剧版,共三幕,初版时间为1946年4月,卷首有《诗剧版题眉》和《序》,前者云:“……我是想试一试写歌剧的,但是在中国我还难以找这种例子供我学习。这回仍然是张俊祥兄的敦促,决定改写成部分的歌剧,把牛郎、织女、王母娘娘、老牛,四个人(我不能说四个牛)的部分对话改成了诗。我畏惧这工作的艰难,拖了很久,终于在俊祥兄的催逼里写成,我不会写新诗,也不会写旧诗;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恐怕有点又不像新诗,又不像旧诗,同时又有点好像旧戏的味道,我自己也实在说不出它是好还是坏来。”这种改写,横跨戏剧、诗歌两种文体,的确不容易操作。1946年5月,话剧版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标为“四幕悲剧”,首印2000册。装帧由曹辛之(即“九叶诗人”之一的杭约赫)设计:32开,方体版(大小为14.4cm×12.5cm),内有环衬,“牛郎织女”为红色美术字,横排于最上端;“四幕幻想剧”吴祖光著为绿色长仿宋字,竖排于最左边;封面寓意抽象:一巨人在吹笛,一只羊抬蹄而舞,似意在突出“幻想

开明本《吴祖光戏剧集》

版本考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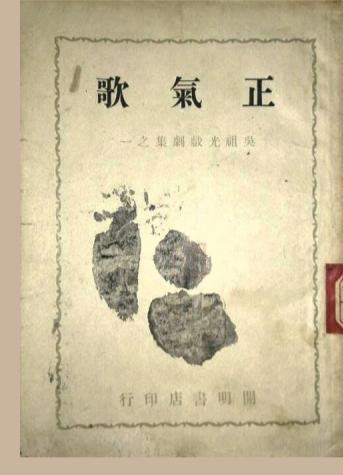
□ 张元珂



吴祖光在工作



1955年吴祖光总导演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与萧长华(左一)、梅兰芳(左二)、姜妙香(右一)在一起。



吴祖光(右)与黄永玉合影。

剧”之特点;内有蓝绿色环衬,饰以花边,题名、著者、出版社名入乎其内;内部排版颇重纸张布局,字体着墨均匀,排列疏朗,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尾页左上方印有社章一枚:上绘一单膝跪地、倾手托额的长发美女,“星群”二字与英文“star”分列右上、左下。如此设计,颇显装帧之典雅、轻俏、秀美,在我国新文学作品装帧史上,亦堪称经典。难怪多少年后,吴祖光依然念念不忘、赞赏有加,说:“是我从1939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的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见《知遇之恩》,《书屋》,1999年第2期)。在1981年出版的《吴祖光剧作选》卷首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牛郎织女》由星群出版社出版于1949年……这次出版,是根据原版本重排的。”但是,笔者一直未见到1949年这个版本(若存在,也只能是再版本。待考)。

《夜奔》由重庆未林出版社初版于1944年10月,共四幕,为《现代剧丛》第三种。该剧改编自《水浒传》,基本忠实于原著。开明书店再版时,题名由“夜奔”改为“林冲夜奔”。卷首有《序》,云:“……对于这本戏,我力求创作到简洁,明快,沉着,有力。题目原本作‘二杰传’,但是我深爱那千里充军沧州牢城外风雪山神庙之夜的林冲的出走,所以还是叫它作‘夜奔’了。”初版封面为彩色人物画:左边为鲁智深,他一手握拳,一手握杖,头右倾,作怒目而视状。右边为林冲,他长须飘逸,把剑出鞘,一派凛然正气。初版本为土纸印刷,优缺点同《牛郎织女》初版。初版尾页左侧有“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剧本审查证印制字一二七号”字样,而在开明本的版权页上有“内政

部著作权注册执照内审字第10907号”。在收入该丛书时,作者在卷首《附记》中做了如下说明:“这个剧是三年前在四川时写成的,序文中的最末一段当时果然不幸而言中,写成之后便被审查会的老爷们以‘题材不妥’的‘罪名’与《风雪夜归人》同时禁止上演与出版,抗辩是无用的,而且我亦没有这么大的功夫,结果是在被禁两年之后,有一位审查会的朋友自告奋勇为我重新解禁。禁止在它,解禁也在它;这说明了所谓‘审查’根本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浪费而愚蠢的行为。更使我感触的就是当这个戏在抗战的后方被禁之时,在沦陷区的上海倒是有轰轰烈烈的演出。正如同时上海连演《文天祥》达半年之久,而重庆的《文天祥》却惨遭删节,深受五马分尸。昨天还有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说:‘你们中国的事情真奇怪!’一点也不错,还是一个‘神话’的国度,也只有‘奇怪’两个字可以解释一切。”其实,初版本题名不直接写成“林冲夜奔”,就出于规避审查之目的。

《少年游》由(重庆)开明书店初版于1945年5月,共三幕,土纸印刷,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卷首有《序》云:“……我要向那地方诉说我飘零的遭遇,无时忘怀于眼前身旁的人和事,诉说我的感谢,我的喜悦与忧愁。爱这里,爱那里?爱过去,爱现在,期待将来。不知我们以后再相逢何处?寄我一时也是永久的情愫,于是我写《少年游》。”同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出再版本,为《吴祖光戏剧集》之一种。卷首除保留初版《序》外,增加了《大公报》上刊登的《北平大学生纷纷录》的片段,云:“……我能由北平逃到重庆,总算看见大后方的情形,吐出了我那口久压在心头上

的忧闷。在两路口,我一下车,就遇见我的爸爸,我们爷儿俩六七年不见了,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才刚上初中,今天已是大学生,若不是我认得出他老人家,他还以为我是别家的旅客呢。……你问北平的一般情形怎么样?这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您要是不忙,咱们就来个整本大套,第一回就拿我这大学生开刀吧。……”

《正气歌》由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初版于1942年6月,重庆大陆图书公司总经销,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二种。封面绘有文天祥像,题名字体为毛笔草书。初版本无序跋,除《序幕》外,共有4幕。卷首有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写的《抗战文艺丛书》序,云:“……因为文艺起源是民族的,所以时代的文艺,都富有战斗的精神;在民族动荡的时代,战斗情绪高涨,文艺便愈能发展。……再说我国现代作家,近十年来,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建立了新中国的文艺基础。在抗战建国时期,无论在前方,后方,边疆,海外,作家们遵循着领袖英明的指导,忍饥受寒,跋涉万里,为抗战建国流血流汗,努力本位工作。中央鉴于文艺建设之重要,为奖励文艺著作,辅助文艺作家起见,因而有文艺奖助金……俾使更伟大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文艺,能随着抗战胜利的光明,成为建国成功的收获。则这部从书印行的意义也就更见重要了。”这个序言为研究张道藩及其民族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开明书店分别于1944年12月、1945年12月、1946年4月连出三版,为《吴祖光戏剧集》之一种。

《嫦娥奔月》初版于1947年8月,共三幕。卷首有《序》,云:“……主题是现实的,表现上却不

吴祖光的书法

□ 孙晓涛

广识,富收藏,在书法、绘画、文章、刻印、诗词等,均有成就,出版的著作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

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诗集〈风劲草〉》等。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有直接的督促和帮助,更多的是文化修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活在一个充满浓厚的人文艺术的家庭环境中,艺术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祖光,在他心里早已播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吴祖光在“何以至今心愈小 只因已往事皆非”——记陈洪绶七言联》一文中记叙了1953年他去上海探望他父亲吴瀛时,得到父亲送给他的文物:“三副清明人的对联和一本山水册页,计为陈老莲七言联、倪元璫五言联、尹秉绶五言联和文彭十幅焦墨山水册页。”吴祖光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得到这四件名贵珍品时的喜悦心情,并经常与好友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黄苗子等一起欣赏这些画作及书法。

吴祖光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沈尹默、郭沫若、于非闇、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黄永玉、潘鹤等书画作品,与其父送他的画作,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被“革命小将”作为“四旧”席卷一空。幸运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吴祖光失而复得陈老莲和尹秉绶的两副对联。吴祖光尤其喜爱陈洪绶的书法作品,他在文章中对此副联语“何以至今心愈小 只因已往事皆非”尤为欣赏,认为陈老莲“寥寥十四个字,却生动地表达了画家、诗人的满腹愁苦的心情。”吴祖光认为自己也有陈老莲的这种心情,他懊悔自己的收藏没有在1955年同其父所藏一起捐赠故宫博物院。吴祖光也意识到陈老莲的局限性,他在文章中写道:“尽管我也是‘已往皆非’,但我今天却还能将其‘心愈小’,假如这样,我便什么事情也别干了。”可见,吴祖光豁达的人生观自非常人可比。吴祖光不仅欣赏陈老莲的诗作,还喜爱其书画艺术,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到

光的字是作家里边写得最漂亮的。虽有些许夸张成分,但从吴祖光的书写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所具有的书法功底,如壬申年(1992年)他创作的“生正逢时”作品,作品用墨枯湿相参,章法安排巧妙,“正”字缩小位于“逢”字的走之底上方。而此幅作品结字修长,如“生”、“逢”、“时”及款识“壬申吴祖光”。也可看出,吴祖光的书写受到了陈老莲书风的影响。结字大小不拘一格,而整体和谐,融为一体,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吴祖光在书画作品时,特别讲究,他会根据不同情境选用书写纸张。

丙子(1996年)立冬,在曹禺全集出版之际,吴祖光用洒金红宣纸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予曹禺,作品内容为:“一十四部传世杰作,半个世纪生死交情。曹禺仁兄全集出版书此为寿。吴祖光丙子立冬。”书作文辞双美,把他与曹禺之间的交往与曹禺的成就概述其中。作品用墨较浓如漆,中锋运笔,书风厚重,写在红宣纸上,极其醒目。线条凝练中亦不掩其秀丽神采。

吴祖光曾在《后台朋友》一文中吐露了他的心声,“我们不是常常在戏里,在音乐里,在图书里,在一切美的艺术品里,会找到我们平日不慎而遗失掉的感情么?”用毛笔进行的大量书写也是其内心的一种精神寄托。吴祖光不仅用毛笔创作书法作品送人,他经常使用毛笔抄写剧本手稿,间或也使用硬笔书写。吴祖光曾于1995年6月5日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了一大批自己的剧本手稿,这批手稿是他几个代表剧本的誊写稿。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毛笔行书抄写的《风雪夜归人》手稿线装本,不分格,直行,一共124页,其中有两页是张充和毛笔抄写。张充和是位才女,昆剧唱得好,也擅长写毛笔字。她去吴祖光家里做客时,发现他用毛笔在抄写剧本,就激发了书写的兴趣,于是,这份手稿上便留下了两页多年轻女书法家的字迹,成为文苑中的一件轶事。从稿纸最后一页上的信息“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抄完”,可知时间为1942年的春天。《风雪夜归人》的尾声部分,吴祖光用钢笔进行书写。这部分内容于1954年创作,目的是为了满足剧院的演出。这部分手稿共36页,吴祖光用钢笔抄写在500字的绿色稿纸上,并于1956年底进行了一次修改润色。此外,吴祖光

能用现实的形式,因此我继《牛郎织女》之后,写的是第二个神话。……六年前正是民族抗战最火炽的时候,我设计《奔月》这个戏为的是纪念这一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预计在胜利之后,这个戏应该只是一个纪念品了。但是不争气的现实挽留住了时代;法西斯的元凶骨未寒,他们的徒子徒孙却又披着“民主的外衣”东山再起了,使得这应该是过时的武器脱颖而出时仍有锋芒,这是剧作者的幸运还是悲哀呢?”

《捉鬼传》为三幕剧,1947年4月初版,1949年1月二版。卷末有《跋》,云:“这是一次痛苦荒唐的工作,我几乎全是写了上一场就去想下一场的故事,写出一个人物时,毫无时间想到他的前途发展,当中更不幸生了一场病,很重的气管炎……因此剧后一半的写作,有如拼命……上海冷起来了,东方未明,天容如墨,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瞻顾寰宇,杀气冲霄,民生频死,干戈方兴,执笔至此,不觉毛骨悚然了。”

二

开明书店为该戏剧集做了相当完备的广告,一共7种,如下:

《嫦娥奔月》:作者通过美妙的艺术手法和如梦的怀古幽情,写成这个剧本。它唤回我们儿时的记忆,记起老祖母讲起的传奇故事:嫦娥是绝代美人,后羿是后世英雄。但是,作者点破了我们的梦幻,叫我们正视现实,出现在这剧本里的嫦娥是酷慕虚荣,后羿是专制而又暴戾。

《风雪夜归人》:这是作者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剧本。因为这里有他最熟悉的事情,最爱好的人。这个剧本里作者写一群不自觉的好人在现实的人生里的形形色色,他们受屈辱,遭鄙视,他们贫苦,穷困……但是尽有些帮助穷朋友,帮助跟自己一样受苦受难的朋友。

《牛郎织女》:吴祖光先生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悲欢离合的幻想故事,跟过去流传下来的神话不尽相同,然而美丽、动人、像个迷人的梦。这个剧本曾在各地上演,极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更适合于歌剧的题材,现在又由作者改写成诗剧。

《捉鬼传》:本剧取材民间神话,以钟馗捉鬼为背景,反映出现社会的各种动态。这里所捉的吝啬鬼,其实就生活在你我之间。戏里的钟馗捉鬼,没有把鬼全部肃清就喝醉了,于是群鬼又称漫乾坤,等他醒来,已经捉不胜捉,这告诉我们捉鬼必须不断努力。

《少年游》:作者是年青的,写的又是青年人的活动,据说里面还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因此,这剧本充满蓬勃的朝气,像一首清丽的诗篇,像一首雄壮的歌曲。从这里可以看到北平沦陷以后,爱国的学生怎样用青春的热力创造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这剧本在故事的安排上,人性的表达上,都尽了艺术的能事。(几)年来以学生界情形为题材的剧本很少,这剧本就更加可贵了。

《林冲夜奔》:本剧取材于《水浒》刺配沧州道,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及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故事。全剧充满对这迫害的同情,和对强暴者的憎恨。剧作者把这动人故事带到一个新的境地,出现在他笔下的林冲是好汉,也是有血有肉、有爱憎的活人。

《正气歌》:宋朝末年,权臣误国,元兵乘机攻入国都,忠臣文天祥被捕,囚禁三年,不屈而死。这种忠义之气不但令人感泣,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万古长存的伟大国魂。本剧写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上述广告刊登在开明书店刊行的各种吴祖光戏剧著作书后附页上。七则广告分别对应七部作品,涉及剧作家思想、剧作内容、艺术风格等内容,评论精当,颇有见地。

的《凤凰城(手稿4册)》《正气歌(手稿5册)》等剧本手稿也保存完好。从手稿中的修改轨迹,可以探究吴祖光的剧本创作思路,从而给人们诸多有益启示。这些书写潇洒、书卷气逼人、蕴含着吴祖光才情的手稿,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管子·权修》云:“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可见,若想全面了解一个人,对其交游的关照是不可或缺的。吴祖光的艺术修养的提升,与其交游广泛也密不可分。吴祖光与各界文化名人皆有交往,如过从较密的有书画家齐白石、黄苗子、作家老舍等,他与戏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友谊也很深厚。而吴祖光居住的那个院子里艺术氛围更加浓郁,这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从吴祖光留存的1954—1957年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经常在“读画”,还时常与艾青等同去琉璃厂看画;与“沈雁冰部长同车去午门参观建设工出土文物,美不胜收。”……吴祖光还经常与朋友去齐白石家,他在1954年4月15日这天的日记中记载:“微雨,午后至白石老人家,风不排戏,亦来。老人为不肖子所扰,近病倒两次。约得郁风、苗子、光宇、正宇,同到好好食堂晚餐。请老人为《盖五爷》写篆书“学到老”三字。”吴祖光欣赏齐白石老人的画作,从市面上看到好的画作,还会购买,“逛和平饭店,得老人作《白衣大士》二尺幅,极清隽可喜,价四十万元。”(1954年4月28日日记)在这年5月8日的日记中,他还写道:“晨艾青来约往琉璃厂看画,又发现齐老画甚多,荣宝斋一張张允和尤称绝品。”吴祖光对白石老人由衷的赏识也影响了新凤霞。1975年,新凤霞因脑血栓发病导致偏瘫而不得不告别评剧舞台时,她拜师齐白石,以惊人的毅力学习绘画,同时还不忘著书立说,讲学授艺。在戏曲艺术之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吴祖光可谓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奇迹般的人物。祖辈给了他无尽的“财富”,这种财富并非仅指物质上的所有,他更多的从精神上传承了书香一脉,我们在品味其书法艺术的同时,从吴祖光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美好的品德和动人的光华。